

罗伯特·范诺伊， 《申命记》， 讲座 10B

© 2011, Robert Vannoy博士、Perry Phillips 博士和 Ted Hildebrandt

申命记 12 章中崇拜的集中化， Halwarda 的文章

三. 敬拜的集中化及其对申命记日期的影响哈尔瓦达

(Halwarda) 的“主将选择的地方”一文

上节课我们介绍了罗马数字III。它是“崇拜的集中化及其对申命记日期的影响”。我想我在这里首先要向您展示一篇文章的内容，我认为这是一篇关于该主题的优秀文章，作者是一位名叫 D. Halwarda的人。他是一位荷兰《旧约》学者，于大约 10 年前去世，年仅 40 岁出头。他在去世时是一位年轻的学者，已经开始出版并做了一些伟大的工作，但主带走了他。他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，发表在这本只有荷兰语的小书中。我总结了它的本质，至少在最初，我想给你这个，因为我认为他很好地提出了问题，从中你可以处理所涉及的问题。他的文章标题是“耶和華你的神所选择的地方”。现在你知道这句话出自《申命记》第 12 章。

1. 问题的陈述 他说：“很少有圣经读者意识到，在这句话中我们面临着现代旧约研究的根本问题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”现在他可能稍微夸大了他的情况，但我认为这样做是有一定价值的。“现代旧约研究的根本问题可以在这句话中找到：

‘耶和華你的神所选择的地方。’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正是这句话涉及以色列的合法礼拜场所，它构成了韦尔豪森关于以色列历史的著作第一部分的关键，该著作后

来成为他的著作《以色列》。 *以色列历史序言*。这项工作的关键集中在这句话上。哈尔瓦达说：“可以说，这项研究 [《以色列历史序言》] 是旧约研究的伟大转折点，尽管在细节上受到批评，但在它出版之后，方法和研究。直到今天，它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。因此，多亏了威尔豪森，《申命记》第 12 章成为了对《圣经》进行彻底破坏性批评的跳板，但它却几乎没有完整地保留《旧约》的任何内容。”哈尔瓦达正在做的是对威尔豪森对申命记 12 章的解释赋予巨大的意义，将其作为威尔豪森整个 JEDP 假说的核心。

哈尔瓦达继续说道：“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威尔豪森对申命记第 12 章进行了注释，其中大部分内容得到了大多数相信圣经的注释者的同意。他读《申命记》第 12 章的意思是，以色列的所有祭物都必须放在一个位于中央礼拜场所的圣所，该圣所最终成为圣殿。所有的祭品都必须集中在那个中央礼拜场所，耶路撒冷以外的每一座祭坛都是非法的。例如，从其他高处带来的每一件贡品都是非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被带到主所选择的地方。因此，根据威尔豪森和大多数相信圣经的解经家的说法，《申命记》第 12 章要求崇拜的集中化。申命记第 12 章意味着，除了中央圣所之外，禁止在任何地方进行崇拜。寺庙拥有专有权。

威尔豪森与大多数相信《圣经》的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后者认为申命记十二章的作者是摩西，而威尔豪森则将这部作品置于约西亚时代，约西亚是第一个废除丘坛并限制其地位的人。向耶路撒冷圣殿献祭。”因此，哈尔瓦达在这里提出的是相信《圣经》的注释者和威尔豪森之间在该章的含义和解释上的基本一致，宣布

崇拜的集中化，但相信《圣经》的注释者会说这是摩西写的（约公元前1400-1200年）。韦尔豪森会说那是约西亚时代（公元前 621 年），他是第一个试图摧毁丘坛并在耶路撒冷建立唯一的崇拜中心的人。因此，从正统方面来看，这一章应该放在摩西时代。韦尔豪森相信它来自约西亚时代，公元前 621 年

。韦尔豪森的礼拜场所的三个阶段：多个圣所、

对多个圣所的预言性反对、流放后的集中化 韦尔豪森提出 621 的理由是，这种排他性崇拜的规定是任何早期人都无法想象的。他的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，即当你研究旧约的历史部分时，敬拜的中心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。如果你看一下旧约的历史部分，就会发现关于敬拜场所的演变可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。第一阶段是这样的：祭坛不固定在特定的地方。有许多祭坛和许多礼拜场所。在士师记和撒母耳时代，你会发现许多祭坛在使用中。看来人们接管了迦南人的丘坛，几乎没有人反对在任何地方设立祭坛。在撒母耳时代，他在邱坛献祭，这样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举行宗教仪式。韦尔豪森说，后来，现存的礼拜场所得到了神的认可，声称它们的起源是由于主在某个特定地方的显现。这被称为神显，然后使一个地方作为礼拜场所合法化。主在伯特利和示剑显现，所以它们是合法的地方。但在第一阶段，并没有想到崇拜必须局限于一个地方而排斥所有其他地方。韦尔豪森认为早期的、更自由的崇拜——这种自发的宗教和生活中的每一个场合都会引起感恩的表达——附近有一个祭坛，在那里进行祭祀。

但后来慢慢地，变化开始发生。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二阶段，但在早期先知阿摩司和何西阿的影响下，变化开始发生。针对肆无忌惮的邪教组织的批评开始出现。随着先知运动的兴起，他们开始宣称真正的崇拜不是献上公牛和山羊的血，而是道德的生活。先知们并不想要邪教活动；他们想要的是宗教活动。他们想要一种适当的生活方式。他们想要道德。并不是说他们反对祭坛的多样性，而是他们看到了一种强调邪教的宗教的危险，因为当人们涌向祭坛并经历所有的事情时，上帝的道德要求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。那些仪式。由于先知们的反对[这都是韦尔豪森的理论，哈尔瓦达正在总结]高处失去了意义。而且，政治局势慢慢使耶路撒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722年撒玛利亚陷落后，就崇拜仪式而言，不再有来自北方王国的竞争。大约在同一时间，先知以赛亚在南方宣布耶路撒冷的地位无可争议。到以赛亚时代，耶路撒冷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。

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第二阶段，耶路撒冷和圣殿成为主导。韦尔豪森表示，据了解，彻底废除整个邪教组织是不可能成功的。于是就有了改革和集中的尝试。现在，你无法完全消灭邪教。先知们反对它，但又不能完全消灭它，所以有人试图集中它、改革它，而这种发展的背后是先知的影 响。但是，尽管先知和祭司是死敌——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宗教关注领域——但先知和祭司在改革和集中的问题上却共同努力。他们在那里有共同的利益。由于耶路撒冷的祭司因崇拜集中在首都而获得了巨大的物质优势，因此先知们也通过他们对上帝的一神论概念来提倡这一点。所以你真的需要停止像韦尔豪森那样谈论“伯特利之神”，“贝尔谢巴之神”，所

有这些地方的神。只有一位上帝和一个合法的礼拜场所。因此，通过这种共同的影响、预言的影响和祭司的影响，所有这些都对约西亚的企图产生了影响，他要消灭邱坛和除耶路撒冷以外的全国各地的崇拜，这就是他在 621 年的伟大改革。那是第二阶段。

然而，这一尝试注定要失败。人们对圣地有着依恋。约西亚一死，崇拜就又回到了这些地方。韦尔豪森认为，如果没有流放，改革永远不会产生剩余的影响。因为随着流亡，人们被彻底连根拔起，被带离土地，整个崇拜体系也被打破。当居鲁士于公元前 539 年颁布允许回归的法令时，有一代人根本无法做出牺牲。他们并不是在早期的旧习俗中长大的。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，才有一代人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完成中央集权邪教的改革思想中去。

于是就进入了第三阶段：流亡者与过去彻底决裂，流亡归来之后，人们不再想到建立高位。他们只是接受了之前先知和祭司的目标，认为应该有一个敬拜的地方，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这是第三阶段：流亡后真正坚守一个礼拜场所的时期，这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。

b. 申命记的意义。 Wellhausen 理论的第 12 章 我们想要更进一步，为 Wellhausen 的立场设置背景，并理解第 12 章所扮演的关键角色，然后看看该章说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处理它。我将继续为大家总结哈尔瓦达写的《耶和华你的神所选择的地方》一文，以及他对申命记第十二章的解释所赋予的意义，并结合韦尔豪森这

个JEDP理论的整体结构。在此过程中，他首先提到韦尔豪森的理论 with 以色列崇拜历史的关系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。因此，第一阶段存在着多个庇护所。第二阶段受到先知的影响，他们反对多重圣所并支持集中化的崇拜。但直到流放之后，即我们进入后流放时代时，这才完全成功。然后进入第三阶段，建立中央的、专属的礼拜场所。这就是他勾画的总体发展方向，我们在最后一堂课上对此进行了讨论。

C. 以色列敬拜祭坛地点的三个阶段

1. 法典：Exod. 20

因此，从这一点开始，以色列敬拜历史的这些阶段与敬拜场所有关：祭坛的多样性、祭坛的集中化等等——韦尔豪森看到了这种进展。现在，继续。韦尔豪森说，历史不仅在这三个阶段中发展，而且我们在给定的定律中也发现了相同的三个阶段。不仅敬拜的历史是按这个顺序发展的，而且在以色列的法律中你也会发现同样的三个阶段。他这么说的原因是，出埃及记 20 章的祭坛法对应于该理论的第一阶段：祭坛的多样性。祭坛律法可见于出埃及记第 20 章。出埃及记第 20 章出现在“约书”中，在第 24 至 26 节中你读到：“你们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献你们的燔祭，和你们的平安祭，你们的羊，你们的牛；凡我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你们那里去，赐福与你们。你若要为我筑一座石坛，就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建造，因为如果你在上面举起工具，你就污染了它。你们也不可走台阶上我的祭坛，免得你们的下体在上面被发现。”

2. 申命记 12 章：集中到一个地方 请注意“但在我记载我名字的所有地方”这句话。主会临到他们，在不同地方建造的祭坛应该与他在那里所描述的相符。但根据韦尔豪森的说法，《出埃及记》第 20 章的祭坛法假定了与第一阶段相对应的多个祭坛。该法律可归因于 J 和 E (JE 文件)，并且其中反映的众多祭坛的图片对应于这两个来源提供的历史图片。

现在，当你继续往前看时，根据韦尔豪森的说法，《申命记》第 12 章要求摧毁异教徒的祭祀场所，并命令在一个地方敬拜耶和华。因此，申命记和申命记 12 章中的律法对应于这一发展的第二阶段。当然，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，韦尔豪森指出，这是在公元前 621 年，当时约西亚推动了他的宗教改革。在他的 JEDP 来源中，只剩下 P。根据 Wellhausen 的说法，P 显然晚于 D，因为在 D 中，集中化是明确命令的，因此仍然必须寻找现有的、相反的做法，但 P 不再强调这一点。P 只是假设一个中央庇护所是正常的。该文档中只有一处。根据 P 的说法，没有其他办法。这只是一个假设问题；礼拜场所只有一个，这与祭坛的多样性并不冲突。在 P 时代，他们认为有一个礼拜场所；大家都同意这一点。然后，他将其归为第三阶段：归为流亡后时代作为其起源。

现在他发现这个顺序也被其他事情所证实——我们不想讨论所有这些——但是韦尔豪森系统的力量不仅仅在于一个点，而是他从很多方面对这个问题施加了影响不同的方向，他的崇拜演变是基于大量汇聚证据得出的结论。这只是他的理论的关键因素之一：与礼拜场所的进展和关系，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法律上。他有一个确定

的日期，即公元前 621 年和那份 D 文件。于是他从621回到了更早的时间；然后，他在 621 年之后朝另一个方向努力，确定了这份流亡后材料的年代。

当然，结果对整个旧约圣经造成了严重破坏。因为，什么是旧约的基础？—摩西五经。他将摩西五经分成 JEDP 源文档，但其中没有一个不再是基础性的。因为摩西不是后续一切的*基础*，而是*结果*。他就是结果。他是旧约宗教历史所达到的最后一个点。古代的宗教与迦南宗教没有什么不同。主只是一位与其他迦南诸神没有什么不同的神。因此，威尔豪森体系的出发点不是摩西启示，而是早期闪米特异教。威尔豪森的体系所做的事情是从异教一直到摩西。那么，根据圣经的结构，什么是开始呢？—马赛克启示。对于威尔豪森来说，“马赛克启示”就是终结。这就是一切正在发生的地方，特别是在朝向一神论、崇拜集中化的预言运动中，并最终解决其含义，以及利未人立法及其详细的仪式。这是最后一点。

3. 作为创新者的先知

在对多个礼拜场所进行全面破坏并走向集中化的过程中，先知们被悬在空中。因为先知们不再是站在摩西基础上的改革者了。先知们不会宣扬旧有的方式并号召人们回归旧有的方式。先知是创新者：他们宣告新的方法。因此，先知的作用不是捍卫和宣扬摩西之道，你可能会说，摩西之道最初是为了反对异教而启示的，并呼吁以色列回到他们的论点，即以以色列与异教起源不同。但先知们通过早期异教的道德讲道引导人们，最终把他们带到摩西那里。这就是威尔豪森理论的作用。先知们

通过道德讲道带领人们脱离异教，真正把他们带向“摩西”，韦尔豪森体系中的“摩西”。

2. 哈尔瓦达对韦尔豪森申命记的回应。 12 理论

现在，这基本上就是哈尔瓦达对韦尔豪森系统的评估。我认为这可以让你对它有一些深入的了解，并让你对它有一些可能有用的掌握。如果你读过威尔豪森的《序言》，你会发现这是一本非常复杂的书。我认为哈尔瓦达的演讲有助于了解它的一些含义。哈尔瓦达的主要观点是，反对韦尔豪森理论的历史大多是针对该体系的各种细节，而不是深入其核心。当然，并不是说这些细节没有用处，而是根据哈尔瓦达这里的做法，这个体系的核心是“崇拜的中心化”问题，而这正是韦尔豪森整个体系的关键点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正如我提到的，哈尔瓦达在他的文章开头说：“很少有圣经读者意识到，在‘耶和华你的神所选择的地方’这句话中，我们面临着现代旧约研究的根本问题。”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这件事如此重要。我认为哈尔瓦达可能夸大了他的情况，但这里仍然有一些具有巨大影响的东西。

A. 历史书籍中认可的多个祭坛（参见 1 Kgs 18-19） 以利亚和

迦密山上的巴力 先知 现在，他继续做的是：他指出历史书籍中涵盖了当时的情况从士师记一直到王国时期，历史书籍中都明显提到了祭坛的多样性。他说，很难满意地说这些不同祭坛上的崇拜都是非法的。

他指出，存在一些非法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崇拜例子。例如，从士师记第十

七章开始，士师记后面几章描述了弥迦所提倡的敬拜，其中私人圣所是与利未人建立的，显然涉及偶像崇拜。这是非法的崇拜。此外，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和但设立他的牛犊，显然是为了成为与耶路撒冷的敬拜中心竞争的敬拜中心，因此被定罪为罪。

但他说，所有这些并不能消除这样一个事实：在这个时期，祭坛的多样性本身并没有受到谴责，而是得到了认可。他在很多案例中都指出了这一点。以利亚为例，在北国亚哈时代，他反对巴力崇拜和巴力先知，在《列王记上》第 18 章中与迦密山人民的对决之后，当耶洗别追随以利亚时，他变得非常灰心。他逃离耶洗别，逃到旷野。在列王记上 19:10 中，当他在山洞里休息时，主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为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非常嫉妒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拆毁了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了，现在他们他们想要夺走我的生命。”以利亚的抱怨之一是人们推倒了耶和华的祭坛。他们已经放弃了主的祭坛，显然正在追随异教徒的祭坛。不久之后，以利亚在迦密山上亲自筑起了一座祭坛。列王记上 18:31，“以利亚按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，取了 12 块石头。他用这些石头奉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，并在坛的周围挖了沟。”然后他祷告，主回应了他的祷告。除了耶路撒冷祭坛之外，你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建筑有任何违法行为。至少在《列王记上》19:10 中你会得到这样的暗示：对当时以色列人的有效批评是他们毁坏了耶和华的祭坛。

b. 没有预言性反对多个祭坛正如 哈尔瓦达指出的那样，至少有趣的是，我们从未读到过预言性反对多重祭坛。预言信息中没有任何内容是明确针对祭坛的多样性的。现在，如果这是一个问题，那就必须是沉默中的争论。你至少可以指责先知们忽视了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先知们没有站出来强烈反对祭坛的多样性？

c. 撒母耳有许多祭坛 撒母耳记在祭坛的多样性问题上尤为重要。撒母耳是一位先知；他是一位改革家；他建造了各种祭坛，并在各种祭坛上献祭。在《撒母耳记上》第 9 章中，他前往拉玛的丘坛，并在拉玛镇献祭。在撒母耳记上 7 章和撒母耳记上 10 章中，撒母耳在米斯巴献祭。在撒母耳记上 11:15 中，他在吉甲提供了一个。所以你明确提到了撒母耳在拉玛、米斯巴和吉甲的祭坛上献祭。

撒母耳记上 16:2 中也提到他在伯利恒献祭，这似乎是受到神的认可，因为请注意上下文：“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‘你为扫罗哀哭要到几时呢？拒绝他统治以色列？把你的角装满油，然后去，我会派你去见伯利恒人耶西，因为我在他的儿子中为自己立了一个王。去膏耶西的一个儿子吧。撒母耳说：‘我要怎样走呢？如果扫罗听到了，他会杀了我。’”扫罗是国王，他要膏立另一位国王，而撒母耳会反对。“主说，‘带上一头母牛，然后说：‘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。’”这似乎是一个很正常的做法，有人带上一头母牛，去伯利恒献祭。牺牲。扫罗根本不会对此感到好奇。

d. 大卫在伯利恒的“牺牲”被接受 在随后的一个场合，在大卫被膏立而扫罗仍

然是王之后，在《撒母耳记上》第 20 章中，大卫没有坐在扫罗的餐桌上。在那里，我们在《撒母耳记上》20:24 中看到：“大卫藏在田野里。到了新月，王坐下吃饭，王像往常一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甚至坐在靠墙的座位上。约拿单起身，押尼珥坐在扫罗旁边，大卫的位置空着。然而，那天扫罗并没有说什么，因为他心里想：‘他出了什么事，他不洁净了；他肯定不干净。’”换句话说，这似乎一定是某种宗教盛宴，因为第一个想法是他无法按仪式来。但到了第二天，“扫罗对约拿单说：‘为什么耶西的儿子今天和昨天都不来坐席呢？’”约拿单回答扫罗说：“大卫恳求我允许我去伯利恒。”他说：“求你放我走吧；因为我们家在城里有祭祀；我的兄弟，他命令我去那里。”于是，他再次前往伯利恒。为什么？献祭。他的哥哥命令他必须到场，这就是他没有坐在扫罗餐桌旁的原因。因此，当地的祭祀显然是当时的一种习俗，没有人认为因为有人去不同的地方祭祀而违反了法律。

e. 申命记。 12 大卫渴望为上帝建造一座殿堂 但后来有人说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；圣殿还没有建成，申命记 12:10 说：“当你过了约旦河，住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又使你得享平安，免受四围一切仇敌的侵害时，使你住在安全的地方；那时，耶和华你的神必选择一个地方，作为他名的居住之地。”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安息之后，就会有集中的敬拜。申命记如此频繁地提到这一点，而《撒母耳记下》7:11 正是这些条件得以实现的时刻。撒母耳记下 7 章包含了主对大卫关于他的家或王朝的应许，当大卫问他是否可以为王建造殿宇或圣殿时，主将

永远建立他的家或王朝。第 11 节说：“自从我吩咐士师治理我的民以色列，使你们得享安宁，免受一切仇敌的侵害以来，耶和华也告诉你们，他必为你们建立一个王朝。”现在，一些人试图争辩说，任何引用《撒母耳记下》第 7 章之前的多重祭坛的行为都是受到批准的，因为在主赐予安息之前，直到和平的局势建立起来，敬拜的中心地位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之前，多重祭坛是允许的。

F. 押沙龙和希伯伦圣所 但即使是这样，这对以利亚也没有帮助，此外，例如押沙龙，即使在《撒母耳记下》7:11之后，也在希伯伦圣所组织了他的革命。在《撒母耳记下》第 15 章中，大卫批准了儿子前往希伯伦许愿的愿望，同样没有因为去其他地方献祭而感到巨大的沮丧。（2 Samuel 15:7）过了四十年，押沙龙对王说：‘求王容我去，还我在希伯伦向耶和华所许的愿。你仆人在叙利亚基述的时候曾许愿说：“耶和华若领我回耶路撒冷，我就事奉耶和华。”’大卫向他的儿子押沙龙许愿。去希伯伦并在那里发动革命，但去希伯伦的场合又是许愿和献祭。

G. 休息和安置只可能在所罗门日 - 没有约书亚日 此外，这是哈尔瓦达对《撒母耳记下》第 7 章参考文献的回应，如果外部敌人是指休息与和平，那么《申命记》第 12 章的应用只有在所罗门时代以及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，因为如果你谈论的是外部敌人，那么在以色列国家的历史上几乎一直存在来自外部敌人的威胁。没有外敌威胁的时期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。因此哈尔瓦达说，申命记 12 章中提到的其余部分并不是指外部敌人，而是指内部敌人，而约书亚记 22:4 中确实提到了这一条

件的实现，就在征服迦南结束时。在《约书亚记》第 22 章中，在征服之后，两个半支派被打发回家后，我们在第 4 节读到：“现在耶和华你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，赐平安给你的弟兄了。现在你们可以回营里去，回到你们为业的地去，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赐给你们的地。但要殷勤遵守诫命和律法。”因此，他认为申命记中的应许中提到的“其余的”早在大卫时代之前就已经实现了。这在约书亚时代应验了。

好吧，那么接下来就更进一步了。出埃及记 20:24-26 这段经文，其中的规定有何意义？我们下次再继续。

转录：安吉·塞克尼

粗略编辑：Ted Hildebrandt

最终编辑：Perry Phillips 博士

佩里·菲利普斯博士重述